

以爱之名

爱，古往今来，人们穷尽各种或华丽或质朴的词藻去赞美、歌颂、推崇它。今天，我谨以爱之名，谱挽歌一曲，以慰藉那些逝去的小小亡灵。

也许当他把手伸向婴孩的那一刻起，他已不配被称之为“人”。偷车贼，或者说杀人犯，周喜军，这个受亿万国人唾骂的名字。他生生掐死了年仅两个月的小皓博并将之弃尸雪地。我一直很想问问他，当他将手扼向婴儿柔软的咽喉时，他是否想过，自己也曾是那样幼小而柔软的一团，当他将孩子的尸体弃之雪地，他是否也想过，自己两个月大时，应被父母温柔地捧在手心，视之如珍如宝。我不敢想象，冷风是如何吹刮着那孩子娇嫩却逐渐失去温度的面颊，冰雪是如何覆盖着那孩子逐渐僵硬的躯体。此等惨绝人寰的凶案，此等灭绝人性的暴行！

于是我们大声疾呼：“我们决绝死缓，我们要求立即执行死刑。”但一命真的可以抵偿另一命吗？当然不。那孩子来到这世上才仅仅六十天，他本可以健健康康地长大，开开心心地享受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可现在，因为这个人，他已化作一捧黄土，长眠地下。

我们惊惧，我们哀伤，我们奔走相告。可当这一切都渐渐随风而逝，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案子折射出的仅仅只是周喜军的残暴吗？我想，这更是一个警钟。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淡薄和道德底线的沦丧！更甚者，这是人们对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漠视！

贵州五男童闷死于垃圾箱，浙江温岭颜某虐童，层出不穷的校车安全事故，坑害无数孩子的三鹿奶粉……这几年，无辜受伤甚至枉死的孩子们还少吗？难道真的要让孩子们痛苦的泪水和温热的鲜血浸润了这华夏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才能觉醒？那在中国的辽阔的疆域上，在绵延的群山深处，还有多少孩子在悲哀而绝望地哭泣。那本该是尽情欢乐的年纪！

美国校车的安全众所皆知，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知道在哪辆校车上可能会有美国未来的总统。”那我们呢？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一句空谈，这对自诩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高举着建设和谐社会大旗的我们何尝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再推而广之，世界上又岂止是中国一个国家如此？在更多更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情况甚至更糟。一直记得讲述无国界医生穿越南苏丹的一个记录片。镜头上的小男孩双眼大却无神，皮肤黝黑却奄奄一息。他那时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上天垂怜般地让天上飞过一架直升飞机，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被转移到医院救治。可惜，没有。而这个男孩的死因仅仅只是一块碗口大的烧伤。我们看来普普通通的外伤，却成了那孩子的夺命修罗。而这样的惨剧每一天都在发生。匮乏的医疗设备。落后的就医意识使非洲新生儿的死亡率高得吓人，每年非洲有100万死产胎儿，116万新生儿存活不足28天。

天真柔弱的孩子们齐齐堕入命运的带血轮回，看苍穹压顶而至，世事森然，以至于斯。六一儿童节，不应该只是一个小学生放假，城

里孩子逛游乐园的日子。它更应唤醒全世界成年人对儿童的关注。今天，我真心地为那些逝去的小小亡灵祝祷，希望他们在去往天堂的路上能相伴而行，一路不孤单。

为他们祝祷吧，就以爱之名。